

大山里的别样青春

——记万源市蜂桶乡阴坡村小、让水坝村小青年教师群体

■ 马发海 文/图



吴海毅给二年级学生上体育课。

万源市蜂桶乡阴坡村、让水坝村位于海拔1300米的老君山腰。两所村小共有学生102名,教师7名。其中,1988年出生的吴金洲是中共党员,也是让水坝村小的负责人,是这个团队的“老大哥”。其余6位老师分别是“90后”吴海毅、陈流莉、刘静、彭小红、李倩和“00后”项月,先后从宜宾学院、四川文理学院、西华师大等学校毕业后,加入这个团队。

7名青年教师坚守在万源市最北端大山深处的村小里,因为海拔高,这里的冬天总是比山下来得更早一些,仿佛不存在秋季,从夏天直接跳到冬天。那青春呢?山里的青春会因为偏僻、高寒而有所失色吗?



让水坝村小二年级学生胡绍超认真练字。



2017年12月,阴坡村小和让水坝村小首届联谊运动会合影。孩子们对这场运动会期待已久,老师们顶风冒雪坚持举办。(图片由学校提供)



项月教一年级学生折纸、捏橡皮泥。



陈流莉给三年级学生上数学课

自我,找到了工作的价值和快乐。

为孩子们缝衣、做饭,是老师们最平常不过的事。山高路远就医不便,退热贴、感冒冲剂、创可贴、消毒水等常用药是两所村小的标配。孩子们头疼脑热时,老师们总能及时用药缓解。冬日的早晨,老师们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烧好教室的暖炉,让孩子们一走进教室就能感受到爱的温暖。

冬季的水管爆裂乃至村小的修修补补,孩子们的生活琐事层出不穷。这些刚出校门一脚就踏进大山的年轻人们,在呵护山村孩子成长的同时,也在生活中慢慢地变坚强,渐渐地成长。

让水坝村小一名二年级的学生说,她的爸爸妈妈在江苏打工,家里只有爷爷奶奶,陈老师对她很温柔,就像妈妈一样,她很爱这里的老师。

谈及他们的日常工作,吴海毅笑着说:“我们既是水电工,还是理发师、炊事员、保育员、押运员,六项全能。”

村小来了年轻人

“村小的条件虽然很艰苦,但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”吴金洲说,两所村小虽相距5公里,但都是年轻人,大家经常互通有无。

以前,让水坝村小和阴坡村小主要上语数学科,年轻人来了后向中心校建议开齐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课程,得到了中心校的支持,为两所村小配齐了设备、器材。

如今,两所村小不仅开齐了音体美课程,年轻教师们还开设了象棋、篮球、跳绳等兴趣班,培养两所村小孩子的兴趣特长。课余,老师们还拿起画笔画墙壁,把两所学校装扮得像家一样漂亮。

如今,村小校园充满欢声笑语。每年“六一”,两校都要开展文艺汇演和体育运动会,展示山里孩子的才华,丰富山里孩子的课余生活。

近年来,两个村小的7名青年教师在工作中不断磨砺,迅速成长起来。一张张奖状和证书,就是最好的见证。彭红梅刚参加工作两年,就在万源市旧院学区赛课活动中荣获了二等奖;陈流莉刚入职1年,就获得了万源市“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”称号;参加工作4年的吴金洲拿到了学区赛课一等奖,获得“万源市优秀教师”“达州市优秀科技教育工作者”等称号。

山外的世界很大很精彩,这群青年教师却立志献身山小教育,因为山里学生希冀的目光炙热如火焰,让他们将青春无悔扎根在偏远的高寒山乡。这群年轻人曾经是父母怀中的宠儿,如今,他们却成为了山里孩子的依靠。

他们就如大山深处的一抹阳光,融化了冰雪,带来了春天,更点燃了希望。

“我要留下来”

2019年,21岁的彭小红通过教师招聘进入教育行业。

第一天,“我满怀欣喜来蜂桶小学上班,从龙潭河向上,一路颠簸,胃里翻江倒海,着实令人难受。”她回忆上班之路时说。到了学校,“山里很冷,老师们围着炉子烤火,我也把手伸了过去,没想到却把手烫伤了。”牵挂女儿的妈妈问她学校条件如何,彭小红向妈妈大哭了一场。

第二天,热情的同事提前为彭小红准备好了早餐。一群稚嫩活泼的学生趴在窗外,大声喊着:“又有新老师来了,大家快来看!”

第三天,妈妈建议彭小红放弃这份工作,她短暂沉默之后,只说了5个字:“我要留下来。”

让水坝村小教师陈流莉介绍说,刚开始的时候,大家都有些不习惯,山里太安静了,学生在这里的时候欢声笑语,很开心;学生一走,万物寂静,对比非常强烈。这里成年人大都出门打工去了,没有什么年轻人,感觉整座山上好像只有她和另一个教师刘静两个人。她们晚上睡觉,都是开着灯,不敢关灯睡觉。

“我们两个男同志刚来到这里都有些迟疑,何况她们5个女娃娃。‘00后’的项月,1998年出生的李倩……5个女

生都哭过鼻子,也犹豫过,但考虑到这里的娃娃比其他地方的娃娃更需要她们,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。”阴坡村小负责人吴海毅说。

“六项全能”

在这两所村小上学的孩子,绝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,父母在外打工。老师们除了每天的教学之外,还要担负起给学生做营养餐的任务。

吴海毅是阴坡村小的负责人,采购食材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。从让水坝到万源城区有近百公里,来回一趟就得半天的时间。在上山的落石高发地段,爆胎是常事。到冬天时,大雪封山,村小的生活更加艰苦。蜂桶乡村民宋远平说,大雪封山时,车行不通,还要人推,有时甚至靠人工把物资搬运上来,按道理来说,这本来不是老师范围内的事,但是他们一直做了下去。

每天午餐时间,是村小学生最期盼的时光。不仅因为美味的食物,更因为老师的陪伴。走下讲台,掌勺灶台做午餐的陈流莉和刘静,让孩子们感到加倍的温暖和亲切。还略显青涩稚嫩的两女孩,此时温柔得像邻家的小姐姐。久违的亲情暖暖地流淌在高寒山乡的教室中。

同陈流莉和刘静一样,其余几名青年教师也在条件艰苦的偏远山村挑战

青山不改

■ 旺苍县宕昌小学校 代蕊

重温《无问西东》,电影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问题:“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对的人生,你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?”看到这句话,我瞬间打了一个激灵,陷入了无限的沉思中。

七八年前,我到了小镇上教书。校园是被群山围绕起来的,有点儿像老舍先生笔下《济南的冬天》的感觉,“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,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。”那小小的校园亦是如此,被四周起伏的群山包裹得结结实实,妥帖又安稳。

初到小镇时,望着横在眼前的这一座座山,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“恨”意。恨这一座座山阻挡了一个热血青年的青春,恨这一座座山困住了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教师的理想,更恨自己的“无能”,未能考进人人羡慕的城里,只能在这群山里彷徨。

最初的那些日子,我常常一个人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走着。走到小镇上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,又一盏一盏地暗下去。长风浩荡,走着走着我就泪流满

面,在内心不禁暗暗思忖:真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?难道我的青春就要淹没在这莽莽青山之间吗?

被大山养大的孩子们,天生具有一种野性。无论你在校园的何处,他们总是如一群小野马般奔跑着簇拥到你身边,“叽叽喳喳”地说个没完没了,而我总是被弄得手足无措。

就在这一声声稚嫩的“代老师、代老师”的呼唤下,我的内心慢慢变得饱满起来。特别是看到他们那一双双闪烁着的大眼睛,原本颓废的我,整个人就像是鼓满了风的帆一样,变得热血沸腾起来。白日里,在群山的注视下,陪他们读书、做操、跑步、做游戏……我们的笑声长久地回荡在山间。

因为有了他们,山里日子似乎也没有那么难捱了。等到他们回家后,就一个人窝在宿舍里,一本本书成了我在山间的慰藉。那些年底读了什么书,已全然不记得了,只记得无数次彻夜读完书后,一个人走到走廊上,山风呼啸,月光皎洁,突然就有了“吹灭读书灯,浑身都

是月”的诗意。

放假了,家住附近的老师们都回去了,而我常常对着山一坐就是小半天。无论是晨雾缭绕时的山,还是晴空朗朗的山,雨后空蒙的山,还是白雪皑皑的山……在日复一日与山的相处中,终于有了“相看两不厌”的感觉。

几年过去了,我迎来了一个离开大山的契机。虽早已与大山“日久生情”,但还是抵不住想要进城的愿望。无法面对离别,离开的时候,我没有告诉孩子们。后来,一个个电话打过来,那些令人心疼的哭声让我的心也揪成了一团。为了弥补未曾告别的遗憾,后来成为一名记者的我,在回去采访时,决定还是要郑重地和他们告别。远远地看见那些山,曾经的岁月一下子就鲜活了过来。学生哭成一片,而我强装镇定,与他们约定:“孩子们,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聚,山高地阔,来日方长,我们都要在更高处重逢。”

因着这一句承诺,我日日奔波于小城的群山间,从这一座山到那一座山,从不曾懈怠,总想着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

师”,虽然已远离讲台,但告诉学生的,我也要努力做到。

一次,去燕子乡采访一位疫情期间在悬崖边借网上网课的姑娘。车子在群山间疾驰,起伏跌宕,人也跟着在车内起伏跌宕。一座山连着一座山,仿佛没有尽头。车子最终停在了一条小路边,我们一行人步行去她家。在山顶的平房上,走出一个腼腆文静的女孩子。我们跟着她走在小路上,一行人“嘎吱嘎吱”地踩碎了一路的枯叶。到了她蹭网的悬崖边,“天啊!”我惊呼一声,生怕一不小心,就摔到了悬崖底下。那一刻,我的鼻子一酸,不敢想这样瘦瘦小小的她,是如何一日日走在这悬崖边上的?终于,我们扶着石壁,心惊胆战地下了地上网课的地方。女孩坐在石壁后的一个洞口,熟练地蜷缩着双腿,将书本和手机同时摊在膝盖上,山风呼啸,她却在对知识的渴求中静下心来。周围的一座座大山,曾让我无数次想要逃离,但在它陪伴下长大的孩子们,却是那么的坚定和勇敢。

在山里穿行得越久,看到学生的面

孔越多,我想要重回校园的心也就愈加强烈。

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两年后,我再次参加考试,又回到了校园里。彼时已没有了巍峨的群山,从新校园望出去,只有几根舒缓起伏的线条,那样流畅,那样的亲切。当再一次站上讲台的那一刻,时间仿佛都静止了。我从教室里望出去,突然有一座青山横在眼前,我顿时热泪盈眶,山还是山,但在我的眼中又不仅仅是一座座山,它仿佛是一位久别重逢的故友,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来。

时间的长河翻过过去的崇山峻岭,向着未来的方向奔涌而去。于我而言,这一座座山,是一位睿智的长者,见证了一位年轻教师的成长,有初时的青涩和迷茫,也有中途的背叛和逃离,然而,兜兜转转,让我感到最踏实的还是这一座座山,以及这一阵阵从教室里飞出来的读书声。

所以,对于最开始的那个问题,此刻的我,能够斩钉截铁地回答:“如果重来一次,我依然会选择成为一名教师。不忘初心,不负韶华,更不教育人之乐!”